

西南彝誌

第二十一卷

貴州省

民族事務委員會文獻組譯

貴州省穿青人的民族成分問題調查報告

一 結論的簡述

貴州省的穿青人是什麼民族成分？他們是少數民族還是漢族？——這是我們要解決的問題。經過調查，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簡單說來是這樣：

明初由內地遷入貴州的許多移民中，有一部分是從江西強迫隨軍服役而來的漢人。他們形成了一個具有地方性特點的移民集團，曾在貴陽、清鎮一帶居住。當時這一帶正是彝人士司統治的水西地區的邊緣，也正是漢人勢力的前線。明末，土司勢力削弱後，他們向西深入現織金、納雍地方。清初改土歸流，移入的更多。這地區，特別是織金、納雍，成了他們主要聚居區；他們也是這地區農民中的主要部分。他們具有當時較高的農業技術，在這地區農業經濟的發展中起過重要作用。他們在土司經濟沒落過程中，發展了封建地主經濟。從土地剝削中產生地主階級。

另一方面，同時或稍後一些，不斷地有許多外來的漢人，做官的或經商的，在這地區落籍，大多住在城市和街場。這些官僚和商人憑藉政治和經濟勢力，霸佔或收買土地，成為地主。隨着，也有從各地來的漢人農民進入這個地區。

因此，在這個地區有了來歷不同的兩部分漢人，他們在方言、服飾、風俗、信仰上保持着一定的地方性區別，那個早期移民集團的後人後來被稱為「穿青」，當地其他的漢人被稱為「穿藍」。

穿青祖先移入貴州時是隨軍服役的「民家」，社會身分較低。他們又是農業勞動者，僻居鄉間。而穿藍中有做官和經商的人，在城市和街場上居住，保持他們政治和經濟上的優越地位。穿藍看不起穿青，穿青受到歧視。

穿藍、穿青在早期共同和土司殘餘勢力作鬥爭時是聯合的，矛盾不顯著。在封建經濟發展中，穿藍佔優勢。咸同年時農民運動中有穿青的農民領袖，而地主陣營內却以穿藍為主。穿藍穿青在這地區經濟中的不平衡性已經明顯。清末民初，國內民族市場形成，破壞了這地區割據性的經濟，現代商業勢力開始進入。這新興經濟的領導勢力，幾乎完全被穿藍所獨佔，和外界缺乏聯系的穿青受到排斥。在地方經濟中原有一定地位的穿青地主是不甘心的。他們不願新興的商人通過不等價交換向他們榨取高額利潤。他們中也有企圖分享這種剝削機會。因此鄉間的穿青地主和街場上的穿藍商人間發生了顯著的矛盾。穿青地主利用移民集團的内部傳統的鄉土感情，和穿青農民對日益增加的剝削和壓迫的反抗情緒，以穿青反對受歧視為口號，領導起穿青向穿藍進行鬥爭。從那時起到解放止這一段時間中，穿青聚居區的各种街場上曾發生過大小規模的局部械鬥。穿青和穿藍傷了感情，產生了隔閡。

這種心理上的隔閡並沒有阻礙這地區經濟的發展。這地區的經濟和國內民族市場的聯系日趨密切。穿青在生活各方面也密切和其他漢人發生聯系。他們傳統的地方性特點逐漸消失。近五、六十年來，在方言、服飾、風俗上已和其他漢人趨於一致，雖在信仰上還保留一些

特點。穿青、穿藍的界線在交通較發達的地區，即聚居區的邊緣，也已經模糊，甚至消失。但是在聚居區，尤其是較偏僻的山區，穿青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落後於穿藍，社會上還受歧視。這種情況一直維持到解放。

解放後，黨和政府在這地區貫徹了民族平等的政策。過去受過壓迫而不敢公開的少數民族，紛紛提出他們的民族名稱，要求在民族大家庭的行列中得到應有的地位。當時長期受到歧視的穿青，熱烈擁護這種平等政策。他們對於民族這個概念是不清楚的，覺得凡是受過歧視的人都是少數民族，穿青也是如此。他們甚至可以並不否認自己是漢人，而同時却又說自己是少數民族。普選登記時，穿藍都報漢族，大多數穿青不願和穿藍沒有區別的同稱為漢人，所以報「穿青族」或「青族」，但在交通方便的地方也有不少堅決認為穿青是漢人，報了漢族的。

由於對穿青的情況了解不足，我們政府對穿青的民族成分問題一直沒有作出決定。

經過這次調查，我們認為，穿青原是漢人中的一部分，在歷史過程中也沒有和漢族割斷過聯系，沒有獨立發展為一個部族和民族。他們所具有的地方性特點是部族時期漢人內部的區別，而且這些特點在近代民族的發展過程中已基本消失。由於歷史原因，穿青雖則曾受當地其他漢人——穿青的歧視和排斥，政治上、經濟上發展不平衡，而且心理上還有隔閡，但是這些情況在建設社會主義民族的過渡時期必然很快會消滅的。穿青脫離漢族，另外形成一個民族的客觀條件並不存在。如果我們承認穿青是一個單獨民族，對於穿青的發展是沒有利益的。我們認為，在加強地方上穿青和穿藍的團結，並對穿青政治、經濟的不平衡情況予以適當照顧，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心理隔閡是可以消除的。

所以，我們認為穿青是漢人，是漢族中的一部分，並不是少數民族。

下面，將說明我們是怎樣得出上述的結論的，並分段提出主要的論據。

二 穿青的基本情況

稱作「穿青」的人現在主要居住在貴州省西部，烏江上游的六冲、三岔和鴨池三條河的流域。

據一九五三年普選登記，自報「穿青」的人有二十四萬八千多人，其中有一半以上聚居在納雍和織金兩縣（每縣都超過七萬人），其餘分佈在大定、水城、關嶺（都超過一萬人），和清鎮、普定、郎岱、興仁、盤、普安、晴隆、畢節等縣（都超過一萬人）。

為什麼這些人稱作「穿青」？說法很多，都難徵信。他們過去認為這是別人侮辱他們的名稱。在聚居區邊緣，如黔西、大定、普定、郎岱、鎮寧等，亦稱「里民子」，也認為是侮辱性的名稱。他們並沒有自稱的專名，必要時自稱：「大腳板的」。

「穿青」這個名稱什麼時候開始的，也難考查。文字記載中出現這名稱最早是平遠州續志（一八八八年修）和大定縣志（一九二五年修）都是記載同治年初（十九世紀中葉）農民運動時提到的。這名稱在民間口頭上使用應當更早些。較早的文獻中有「里民」或「土人」，按所記內容看是包括後來稱為「穿青」這種人的。

當地各少數民族並不稱他們作「穿青」，而是在稱漢人的名稱前加一個形容詞，如「白漢人」，「窮漢人」，「大腳漢人」，「蒿子

桿漢人」、「吃蕎麥的漢人」，「穿大袖子漢人」，「當里民的漢人」等。可見在當地各少數民族看來他們是有一些特點的漢人。

「穿青」這個名稱主要是用來區別於被稱為「穿藍」的人，穿藍就是當地穿青以外的漢人。

穿藍和穿青在這個地區是雜居在一起的。穿藍的人口在這地區總數比穿青多。就是在穿青人口最多的納雍，穿藍佔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五二，而穿青只佔百分之二九，其他地方穿青的比例就更低了。

穿青聚居區裏純粹穿青居住的村寨不多。很多和穿藍雜居。這些村寨又一般是和穿藍的村寨插花分佈，所謂「雜村不雜戶」，很少見到幾十里地全是穿青人家，這是說穿青和穿藍在日常生活中並不是隔絕的。他們的經濟也是密切聯系，依賴着相同的街場，受同一的地方經濟中心的支配。

外來的人從表面上來看，除了少數老年人和少數偏僻地區以外，已分不出穿青和穿藍。他們的語言、服飾都已經一樣，據說只有在婦女草鞋的結上還可以看出穿青的特點。

但是在五、六十年前，穿青和穿藍還存在着下列區別：

1. 穿青的老輩話和穿藍的話口音不同；
2. 穿青供五顯壇，穿藍供趙侯壇；
3. 穿青婦女穿大袖滾花上衣，梳三把頭，和穿藍服飾不同；
4. 穿青婦女大腳，穿藍婦女小腳；
5. 穿青早年新娘出嫁不坐轎，後來坐弟兄抬的轎，穿藍一直坐轎，不用弟兄抬。

這些區別現在還存在的只有第二和第五兩項，但是也並不是絕對如此；穿青中也有不供五顯，穿藍中很多也供五顯。穿青穿藍也都有結婚不坐轎的了。

穿青和穿藍表面上的區別雖則基本上已經消失，但是在穿青聚居區內，誰是穿青，誰是穿藍是分得很清楚的。這條界線要到聚居區的邊緣，交通方便的地區，方形模糊，甚至消失。穿青和穿藍之間心理上的隔閡還是存在的，穿青覺得被穿藍歧視，低人一等，而且覺得穿藍狡猾，難於相處。

穿青和穿藍過去既有一定的區別，又存在着心理上的隔閡，他們是否可能原來並不是一族的人？穿青是否可能不是漢人而是另一個民族的人呢？

三 穿青的老輩子話

我們首先應當調查穿青的老輩子話，如果不是漢語，他們過去也就不可能是漢人了。

調查的結果，穿青老輩子話完全是漢語，並沒有其他民族語言的痕跡。

但是穿青老輩子話和貴州通行的官語却有下列方言上的區別：

1. i (n) 變 u 例：房子唸成黃子)，
 2. u 變 i (n) 例：回來唸成肥來)，
 3. 鼻尾音有變半鼻音 ($an \rightarrow a$) 或失落的 (例：「半邊」唸成「拜別」「鹽巴」唸成「耶巴」)，
 4. 有人分別 i 和 n (例：「川南」不唸成「穿藍」，而當地官話是南藍不分)，
 5. 語調有些「別」，
 6. 聲調分類都是四調 (陽平、陰平、上、去) 但調值不同。
- 穿青老輩子話並不是從貴州通行的官話中演變出來的，而另有來源，和早期的贛、鄂、湘通行的官話有淵源。這說明穿青不可能在貴州學會這種方言，必須是先說了這種方言才進入貴州。他們一直要到五、六十年前才普遍學會貴州通行的官話。除了一些偏僻地區，一般說現在日常生活中已沒有說老輩子話的了。中年人中還有極少數能講老輩子話，但也有老年人已不會說。大定八十一歲的穿青老人，已不會講，但說給他聽，他還能知道是他幼年時說過的老輩子話。
- 老輩子話的調查結果不能證明穿青不是漢人，但也不能得出穿青就是漢人的結論，因為「各個不同的民族却不一定需要各種不同的語言。」凡是說同一語言的並不一定是同一個民族。

四 穿青進入貴州

從語言調查中可以推論出：穿青的祖先曾在贛、鄂、湘一帶居住過，然後進入貴州。這種推論和穿青自己的傳說和家譜的記載恰相符合。

穿青都說他們祖先是從江西吉安府來的，絕大多數說是明洪武年間「調北征南」和「調北填南」來的。調北征南是指明太祖南征雲南元朝殘餘勢力的梁王的戰爭，調北填南是指明太祖在南征時和南征後強迫移民填實這些地區。

貴州很多民族，如侗族、苗、彝、甚至革佬，也有傳說是江西來的，而這些傳說有許多很明顯是附會。為什麼穿青傳說是江西來的却可信為事實？我們的根據是：

1. 穿青的老輩子話具有江西通行的官話的特點。
 2. 穿青所強調的特點之一，五顯的信仰，明初已在江西流行。
 3. 穿青和江西聯系還找到線索：有些家譜中記着有人回江西去的。有人告訴我們幾十年前還見到穿青人有從江西來的親戚。有個穿青復員軍人到過江西和當地同姓人字輩排行聯得上。
 4. 明初確有從江西的大批移民進入貴州，貴陽還有一個古鐘上還刻着江西吉安匠人所鑄，黔西有碑記築城的人是贛州人（俱見貴州通志，金石志二）。穿青家譜也有記築城的事。
- 為什麼我們相信他們是明初來的人呢？我們的根據是：

1. 穿青主要的四大姓：李、張、王、郭的家譜所記到黔後的世代都在二十代左右。穿青注重字輩，每姓都先定有每代的字輩，每人的名字都要插入自己這一代的字輩，因此按字輩計算世代的數目不容易錯誤。按二十代推算，他們的始祖落籍貴州應當是在明初。

2. 據穿青各姓家譜記載，以及祖墳所在地，穿青最早落籍的地方是在貴陽和清鎮一帶，有一部分可能在貴定和龍里一帶也住過。貴陽府城是明洪武十五年（一三八二）建的，清鎮明初是威清，鎮西二衛，城是洪武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建的，這些地方在明以前還是很荒涼。現在貴陽市中心常時還是森林地帶，稱黑羊大菁，屬彝人土司統治。這些地方漢人的聚居區要到明初才開始，所以穿青不可能在明以前居住在這些地方。

穿青為什麼在明初要遷移到貴州來的呢？他們遷來時是什麼社會身分呢？

上面已說過，穿青的傳說和譜家記載都說他們的祖先是洪武「調北征南」、「調北填南」，隨軍入黔的。

歷史記載：明太祖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出兵二十五萬南征，分兩路進攻雲南：主力自辰沅（沅陵、芷江），入普定（安順），進兵曲靖，克昆明，趨大理；另一路自永寧（敘永），出烏撒（威寧）。十七年（一三八四）凱旋班師，並留重兵駐守上述兩線。這兩路正是對當時水西土司地區的包圍線。在這包圍線上，建築了十一個城。清鎮一地就駐軍一萬一千三百八十二戶。按明代制度，駐紮在邊區的軍隊須在當地解決糧食的供應。所以軍隊駐紮的地方，佔有土地，分給駐軍耕種，生產糧食，稱作屯田。沒有軍籍的人享受不到配給土地的權利。而當時貴陽、清鎮這一帶地方農業還沒有發展，即使有些已經開墾了的土地，全部配給軍隊還不足，其他的人不容易得到土地是可以推想得到的事實。

穿青的祖先是「隨軍入黔」服務於軍隊的勞役和商人。我們還沒有確知他們在江西時是什麼地位的人。但是據他們的傳說當時是強迫服役的，「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甚至很普遍的說是捆着來的。軍事結束後，這些人得不到配給的土地，有些家譜記載得很具體，起初欺騙他們「軍民一體」，而後來「好田好土，堆屯軍所」，土地都給屯軍佔了，（張氏族譜）。當時軍屯建有城樓，還有炮台自衛，但是却「與民無涉」（陳氏族譜）。所以穿青人說：「軍強民弱」。譜書所載和歷史情況是符合的。穿青是當時社會身分較低的「民」，不是「軍」。所以，穿青的祖先是明初從江西隨軍入黔的一個社會身分較低的漢人的移民集團。

五 穿青聚居區的歷史情況

穿青入黔時是一個漢人的移民集團。從這個事實還不能得出他們後來沒有演變為少數民族的結論。

部族和民族都是歷史上形成的人們共同體，任何歷史現象都受變化規律的支配，原來是一個部族或民族的人，由於某些歷史條件，可以分別形成幾個部族或民族。美利堅民族和英吉利民族的分離，斯拉夫人分為烏克蘭、白俄羅斯和大俄羅斯三個民族，蒙古人分成了幾個民族，都是具體的例子。穿青有可能是從漢族（嚴格說，明初還是部族時期）分離成為單獨的部族，發展成為單獨的民族。

歷史事實是不是這樣呢？

爲了研究這個問題，我們必須了解穿青所進入的地區各時期的社會性質和演變：穿青在各時期所處的地位，所受其他民族的影響，和

經濟上所發生的聯系。

現在穿青的聚居區的歷史簡單地說是這樣：

古代屬且蘭、夜郎地，爲戰國時楚將莊矯所征服。且蘭、夜郎土著可能是革佬，他們的政權要到唐代才結束，他們的社會性質估計可能是奴隸初期。

三國末年，蜀後主遣濟火征服普里的「革獠」。濟火是彝人，普里是安順，革獠是革佬。

唐代彝人領袖阿扯（濟火的三十一世孫）襲殺比喇革獠領袖巴慕蠟，奪其地。阿扯屬盧鹿部，從鎮雄一帶地方強盛起來的。比喇是織金。唐武宗時（八四一年）彝人領袖阿珮內附封爲羅甸王，當時已成爲奴隸國家。五代時佔領了貴陽一帶。宋封其王阿更爲矩州刺史。矩州卽貴州。

羅甸國的地域大體上東至貴陽，西至曲靖，昭通，北至長江，南至盤江，曾一度臣服於南詔，但實際上是獨立的。

元代蒙古軍隊從西康南下滅大理國，羅甸國降。但初期屢次反抗元朝統治，一二九五年才服。當時稱有五萬戶，置宣慰司。這個地區稱「亦奚不薛」，卽水西之意。水西上司時期開始了。一三〇一年又反，失敗。從此元朝改變水西的貴族支派交替主政的制度，確立世襲制度。

元亡，水西附明。水西地區是在由川入滇和由黔入滇的兩交通線所包圍的內圈。高山重壘，道路險惡。明太祖估計如果水西不服，「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實錄一四六），但是要進攻水西，「必以十萬衆」（實錄一四七），所以採取羈縻手段，沿襲元制封宣慰司。四圍駐兵監視，估計水西「必不敢爲亂」（實錄一四六）。又令宣慰司設治於貴州城內，不得允許，不准離開。明朝和水西是這樣維持了初期的和平關係。後來明的力量減弱，利用水西武力來鎮壓貴州各少數民族，水西也就強大起來。明末水西土司弟安邦彥自稱羅甸王，不服明朝統治，進攻貴陽，奄有黔西全境七年之久，出兵至十萬多。一六二八年安邦彥失敗。明朝佔據了鴨池河以西原屬水西土司的土地，築城三十六所。以兵四萬八千人在鴨池、安莊（安順）傍河經營屯田二千頃。「田爲世業，而禁其私買賣」。當時又企圖取消土司制度，直接遣派官吏統治這個地區，卽所謂「改土歸流」，但條件不具備，未成。

元明兩代水西在土司制度下，社會經濟應有一定的發展，但是統治階級一直維持着他們的統治，而且受到朝廷的支持，所以原有的奴隸制度基本上不容易被破壞，估當時已是奴隸末期。

水西地區社會經濟的重要變革是發生在吳三桂擊敗水西，取消了土司制度之後。戰爭是一六六四年開始的，雖安邦彥失敗只有三十多年，經過這兩次嚴重的戰役，土司的實力才基本上被摧毀。這兩次戰役都是激烈的。安邦彥之役，明朝損失主帥王三善。吳三桂之役如果不是土司手下有人叛變，還是勝負難定。土司手下人的叛變說明當時奴隸制度已到了難於維持的地步了。

水西地區改土歸流之後，土司是取消了，但是土司手下的土目還保持他們的政治經濟的地位。他們對自己的奴隸和佃客具有統治權，但是「不得擅予軍民事」，軍和民都是漢人。水西地區的漢人如果不是土目的奴隸或佃客就不受土目的統治和剝削了。

從我們所調查到的材料看，土目的經濟一直沒有超過封建初期的領主經濟階段。但是水西區在改土歸流後，就發生了封建的地主經濟。這是漢人，包括穿青、穿藍，發展起來的。

很明顯的，緊接著改土歸流，就有了大批移民進入這個地區，經過吳三桂的戰役，不但土司權力消滅了，土目勢力削弱了，而且這地區的人口損失很大，特別是戰爭中心區的織金；織金是比較富饒的農業區，一直有餘糧供應大定和畢節的。

六 穿青在水西土司地區

穿青和水西土司的關係是怎樣的呢？我們設想如果穿青曾長期受彝人士司的統治，而和漢人隔絕，他們雖則原來是漢人，也可能因此而形成一個單獨的部族。

歷史事實是不是這樣呢？不是的，穿青並沒有和漢人隔絕，也沒有受彝人統治者的明顯影響。爲什麼呢？穿青進入貴州後定居在貴陽、清鎮一帶。這一地方正是水西土司管轄地區的邊緣，也正是在明朝駐軍築城的防禦線上，穿青的地位正處在兩者之間。一方面他們因爲沒有配給到土地，向土司討土地種，要受到土司的剝削；而另一方面却也和漢人軍屯和官吏有聯系，可以取得支持，逐步脫離土司的管轄。而且在漢官的庇護下還可以奪取其他少數民族的土地，佔爲自有。

穿青各姓家譜中有很生動的記載：

清河張氏族譜（類川陳氏族譜同）：敘述他們剛到這地方的時候，「四里人民買土居住，耕山挖青，藁藁未飽，以後盡被安家（即水西土司）磨折，每年要收蓋頭錢，烟火錢，做夫，日打夜吊，苦磨難當，是時四里人民哭思身無父母，舉寨惶惶。」到萬曆年間。大約過了一百五十多，穿青那時已經鞏固了他們的地位，有了土地，有了錢，申請當時政府立貴筑和新貴兩縣，出資報效，據稱共計一千二百兩。按所記每人捐二錢三分計算，當時這地區的穿青已有五千多人。立縣的意思是「買主當差」，就是擺脫土司的統治，歸漢人官府管轄，查史籍新貴縣確是萬曆二十九年設置的。

李氏家譜：「永樂十七年，有三寨虎場貓（苗）頭，不服王化，欽命勦滅。選作鄉導。担荷藥酒於前，以爲獻壽之敬；暗伏精兵於後，以爲勦滅之需，將三寨貓屬，斬盡無存。封爲平寇大將軍，即以三寨貓屬土田，載糧十九石，爲報功之取。」——這是憑籍官府勢力，奪取苗人土地的傳說。有此傳說的不只李氏一姓，而且清鎮確有三寨虎場，李氏祖墳也在該地。

明末，穿青當時所居住的地方成了水西土司和明朝衝突的拉鋸地帶。當安邦彥勢力強盛時，明朝勢力退出這地區有七年之久。當時情況，穿青人的譜書中也有記載，「天啓元年，安酋作叛，貴州人民盡絕，存剩一千人買（馬）。賊將民寨身住扎，日喚老人談話，夜喚十七八歲之女子凌辱。四里人民寒心。殺牛祭天，殺馬祭地，夥成一把，分爲四萬九千把兵，殺援貴州。」事平後，他們的土地歸入縣治。

從這些材料看來，明末水西土司勢力削弱以前，穿青主要聚居區是在水西地區的邊緣，已經有幾萬人口。安邦彥失敗後，一方面鴨池河以東地區脫離了水西的管轄，把一傍河可屯之地不下二千頃——授予軍隊，另一方面明朝的勢力深入水西腹地，在現大定、黔西、織金三處築城。這些措施和穿青的關係是密切的。他們原住的地方來了大批軍隊移民，把傍河的土地都佔了，使他們不能在這地方再發展了。而織金一帶富腴的土地却成了他們可以進去開墾的地方了。從這時起他們開始西移。

當吳三桂進攻水西時，在水西腹地已有穿青，而且參加在水西方面抵抗吳軍。那時忠於明朝的漢人參加在水西方面的不只是穿青。現

在大定穿青還有這樣的傳說：「到吳三桂同水西門爭時，恰巧我們有好多農民住在現在的納雍杓窩，田壩到織金的以那架這條軍事據點的要路下。當時水西喊的口號是『若不跟隨我們殺吳王，便叫你穿青歸還江西，穿藍歸還湖廣。』」大批農民住戶，逃不可逃，只得聽命……穿青便受到穿藍的一種斥問：「你們是漢人，為何又同水西來打吳王？」穿青無詞可措，亦只得說：「穿青衣，保黑主，各爲其主」。最後這句話，在貴州是流行的。

更多的穿青是在吳三桂之役以後遷到織金、納雍去的。現在這地區的穿青大多有十一代、十代、九代或八代。

按照穿青居住地點和移動時間來看，他們一貫的是處在漢人和水西接觸的邊緣上，是向這地區逐步推進的移民中的第一線。這個前鋒卻並沒有完全脫離漢人的基本隊伍，但是也長期和其他民族相接觸，保持了他們一定的獨特地位。他們這種處境可以說明他們爲什麼一方面沒有留下苗族影響的烙印，另一方面長期保持了他們原來的地方性的特點。

七 穿青和穿藍的區別

應當指出，在同時或稍後一些，進入水西地區的移民並不只是穿青，還有來自各地的其他漢人，這些漢人在當地稱作穿藍，以別於穿青。穿青和穿藍究竟有什麼區別呢？

當地羣衆都很強調穿青、穿藍是籍分不同，就是說他們是從不同地方來的。「穿青來自江西，穿藍來自湖廣。」在早期這種說法可能是對的。明初確曾有過指定一個地方的人遷移到一定地方去的辦法，在貴州常聽到這種傳說：「洪武年間，江西填湖廣，貴州；江南填雲南、貴定。」那時一個移民集團常是一個地方的人。穿青這個移民集團是江西人，乃是事實。但是從江西來的人並不限於這個集團，所以穿藍之中也有江西人。而且只要不屬於穿青這個移民集團的漢人，進入這個地區後，都被稱爲穿藍，所以穿藍也不可能都是一個籍分的人了。以籍分來區別穿青和穿藍是不夠的。

早期，穿青和穿藍在社會身分上是有區別的。明初進入貴州的人，除了官以外，有軍和民之別，軍有軍籍，他們帶有家屬，配給土地和農具，在軍事據點的衛所附近屯田居住。按明初的制度這些軍家是「世守」的，就是父傳子，子傳孫的。他們在社會上有勢力，有地位。至於那些隨軍服務的，做小買賣的人都是普通老百姓，稱爲民。他們得自己設法解決生活問題，而且還要爲政府服役、繳稅和納糧。這些「民家」的社會地位是低的。穿青不是軍家而是民家，在畢節有一部分穿青現在還稱「民家」，安順區和畢節區都有一種人被稱爲「里民子」，經過我們的調查，他們也就是穿青。「里民」就是穿青家譜上常見的「四里人民」，也就是編里納糧的「民家」。這也是說明了穿青早期的身分。

穿青初來時社會地位既然是低的，甚至傳說是捆着來的。來了之後，又得討土地來耕種，男女都下田。女的要勞動，保持了不纏足的風尚。在封建社會裏勞動人民地位又是低的。穿青人在這種情況下要做官得勢也就不容易，所以穿青早期做官的人極少，甚至可能沒有。當然他們家譜上也有封侯進爵的祖先，但附會的多，而且這些人却又總是「棄官務農」。對於穿青人他們不容易做官這個事實曾有這樣一個傳說來加以自嘲：清鎮調查：「穿青早年沒有當官或中舉的，他們說李代龍（李姓穿青的始祖，也是穿青中最有聲望的祖先）平服了三

寨虎場後向皇帝報功。皇帝問他要什麼？他說要苗王的地方和一石二斗芝麻的子孫，皇帝答應了。沒有要做官，所以穿青世世代代只有耕田人，沒有做官的。」當然後來到了清朝穿青也有功名的，但是並沒有出過大官是事實。

穿藍則不然。他們中間有的是到這地方來做官，後來落籍。這些人有地位，有勢力。他們中間也有經商來的，發了財在這地方住下了。有錢也就有勢。這些人瞧不起穿青。當然穿藍中也有很多是農民，和州青一樣勞動。穿藍農民並不歧視穿青，有些地方甚至因為穿藍農民幹活沒有穿青強，還受穿青的輕視。穿青、穿藍的區別顯然不在鄉間，而在城鄉之間。

大定調查時，有人告訴我們：穿青、穿藍的名稱是起初在城裏面叫開來的。城裏人瞧不起鄉下來的那些衣服穿得古怪的人，稱他們作穿青。這說法是否事實還不能肯定，但指出了兩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城鄉區別。「穿青住鄉頭，穿藍住街頭。」這是一句流行的話。穿藍中不論做官的，或是經商的，都是先到城市，站穩了，買土地，成地主。大多還是住在城裏或是街場上。穿青是農民，在土地上勞動，住在鄉間。即使從土地剝削中起家成了地主，還是大多在鄉間住，是土地主。穿青不織布，不經商，到現在還是這樣。在比較大的街場上都不容易找到穿青人家。

總的說來：穿青這一個早期的移民集團和當地其他漢人表現出了封建社會中常見的地方性的、等級性的、城鄉性的區別。他們在口音、服飾、風俗、信仰和心理上具有一定的地方性特點。這些特點是部族內部的差別，不能看作是民族特徵。當然這些部族內部的差別，可以成為民族特徵的萌芽，但是這只是可能性，沒有一定的歷史條件是發展不起來的。穿青這些地方性特點曾否發展成為民族特徵的萌芽呢？讓我們看看水西地區改土歸流後的歷史情況。

八 新興地主階級和土目的鬥爭

上面已說明：

1. 改土歸流之後土目經濟有一定的發展，由奴隸末期進入封建初期，主要是領主經濟，而土目經濟以發展到這個階段為限。
2. 改土歸流以後，漢人（包括穿青、穿藍）大批進入這個地區，有了政治上的保障，在這個地區發展封建後期的地主經濟。

穿青、穿藍要發展地主經濟首先要從土目（彝人為主，個別也有漢人）手上獲得土地，還要在這地區取得經濟上的領導權。於是新興地主（主要是穿青、穿藍，也有彝人、彝家、苗人和革佬等）和土目之間的矛盾成為改土歸流之後一個時期的主要矛盾，大約是從康熙到道光這一百五十年之間。

土目的土地在織金稱「莊上地」，不屬土目而交皇糧的土地稱「里上地」。在這個鬥爭中，新興地主之間的矛盾是不顯著的，穿青、穿藍的地主們聯合在一起。道光初年織金穿青培修大佛寺，穿藍朱家資助銀兩，而且「善化客商居士協力監造」。客商是穿藍。在我們所調查的地區，還沒有聽到在這一時期穿青、穿藍地主間的鬥爭。

乾嘉時代，經濟繁榮，這個地區新興地主的勢力也蒸蒸日上。農業的繁榮也反映在這個地區城鎮的上升。大定在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已有石木泥水工匠所興建的祀魯班師的壽佛寺。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建有楚省會館，石碑上刻有捐款人二九三名。道光十三年（一

八三一）有屠行碑記在黑神廟。規模宏大的江西會館是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重修的，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重修時所立「吉府會館碑」有人名四百二十個，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又重修，碑上名字有一八六個。畢節的西江會館是嘉慶十二年（一八〇七）修建的。織金的江西會館萬壽宮是乾隆六年（一七四一）重修的，湖南會館三楚宮是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修建的，魯班廟是道光十年（一八三〇）修建的。乾隆起道光，各城會館的修建都說明當時外地進來的商人的增加和經濟的發展，尤其是行會的興起說明了手工業和商業的繁榮。

也就在距今一百多年前納雍、織金鄉村的經濟中心街場（定期市集）上發生了一聯串的新興地主和土目爭奪領導權的事件。納雍大兔場的建立是一個例子。在一百多年以前這地方有一個安家土目所控制的老場，十二天趕一次。土目在場上打頭錢（場捐）很高，而且隨意拿東西。商業活動是不發達的。但是到了這個時候，新興的經濟力量感覺到了土目勢力的束縛，穿青地主郭朝臣領導了十八寨的羣衆並聯合了穿藍地主，在大兔場修建了房屋，開關不要捐稅的新場。穿青、穿藍是在一起和土目鬥爭的，有人說那時是「穿藍出主意，穿青出力氣」。（這也說明當時穿青較穿藍人數多。）又組織武力保衛新場，結果土目的老場垮了。新場後來七天兩頭趕。土目的勢力在各地先後失去優勢，代替他們控制地方經濟勢力的是封建地主。

九 農民運動

封建地主的上升，土地買賣（織金有碑文）和兼併，地主和農民的階級分化日趨激烈，階級鬥爭也日益尖銳，尤其是因為當地的地主受了土目經濟的影響，勞役地租嚴重，高利貸苛刻，農民的生活困苦。

織金為例：穿青王紹興家在道光年間已有七、八百石租子；號稱朱家朝門的大地主，道光年間據說由百餘石租發展到三千石租。

在這個時期，太平天國的石達開部通過這個地區進兵四川。各地原已在暴發中的苗民起義，在新的鼓勵和刺激下，擴大了包括各族農民的起義。當時稱民間武裝集團為「龍槓」，最初是發生在土目、地主本身的鬥爭中，後來階級鬥爭激烈了，也出現了農民領導的龍槓，這是說農民也武裝起來了。

穿青在這個地區的農民中當時已有重要地位，織金的農民龍槓領袖之一就是穿青的陳友梅，他是挖煤的農民出身。對方是官軍和地主武裝，他們的領袖不是穿青而是穿藍和彝人土目。

這一時期的鬥爭是複雜的，在農民運動中還插入了苗民和包括穿青在內的漢人間的鬥爭，這種鬥爭是以民族為界限的。

這次農民運動屢仆屢起支持了二十年之久，就是咸同時代。最後，起義的農民是失敗了，遭到了殘酷的屠殺，但是封建勢力却也被削弱了。為接者來到的外來商業勢力的發展敷平了道路。

十 商業勢力的興起和青藍隔閡的形成

咸同之後，中國已成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國內民族市場開始形成，原屬自足自給割據性的封建經濟漸次崩潰。水西地區的地方

經濟也進入了民族市場之內。

清末民初，水西地區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在農民戰爭的廢墟上，許多新來的四川人和湖廣人建立起他們新的農舍，農業生產恢復了。但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商品市場的發展。這地區的街場出現了新的面貌。

這地區原來基本上自給自足的經濟被洋紗、布疋的輸入，鴉片、糧食、肥豬、藥材的輸出所打破了。以洋紗來說，光緒年間已大量輸入，一八八九年，當時平遠州、織金、的知州已經因為紡紗的婦女大量失業而驚覺起來。大定、納雍原有的棉花行也在這時期紛紛倒閉。洋紗的輸入推動了織布業的發展。民國初年扯梭縫代替去梭平機，出現了專業的織工。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納雍街上一千三百戶人家，有八百多架織布機。解放前五、六年織金以那架場上六百多戶人家，也達到了八百多架布機。

清末民初，這地區主要輸出品是鴉片。外來商人運入棉紗、百貨，高價出售，低價收購鴉片。四、五月是旺季，納雍臥這貓場，每場收購煙土六、七百斤，大兔場是集散中心，最高時據說一場成交達到千挑。那個時候，這地區幾乎家家種煙。

通過農產物商品化，這地區的經濟，甚至每一個人，都和國內市場密切聯系了起來。

商業日益發展。商品集散中心的街場，人口多，場期密，而且湧現出區域性的中心場。每個中心場都控制着一批初級街場，另一方面又和貴陽、安順等城市相銜接。構成了一個商品流動網絡。這個網絡掌握在追求利潤的商人手中，用不等價交換，榨取這地區的廣大農業生產者。

掌握這市場的是誰呢？是外來的漢商，也就是穿藍。和外面缺乏聯系的穿青在這新興經濟的領導勢力中卻沒有分。上面提到的織布業，一個穿青都沒有，穿青人是一向不織布的。上面提到許多中心街場上，穿青不但不參加，反而是日漸減少，他們退了出來。不但是「穿藍住街頭，穿青住鄉頭」，而且是「穿青賣生貨，穿藍賣熟貨」。當然，鄉間也有穿藍，但是街頭卻實在很少穿青。

納雍大兔場的情況就是這樣：最初大兔場的建立是以穿青為主的。新街上住的大半是半商半農的穿青人。穿藍的唐、何、吳、晏、彭諸姓還是配角。但是咸同之後，形勢改變了，穿青逐漸搬走了。唐姓出了舉人，吳姓成了「吳半街」，晏姓做了地主。街上絕大多數是穿藍。

穿青感到威脅，但不明白為什麼原因。郭書奎（大兔場建立者郭朝臣的孫子）重修文昌閣，企圖把街上的龍脈壓斷。風水並沒起作用。據說穿青會另外開了個新街，新街撐不起來。穿青在街上被排擠了。還不止此，郭家的土地也保不住了。穿藍惡霸何定公霸佔了他的土地，雖則在何定公初起時，郭家還幫助他修建營盤。

這一個時期的轉變是可以理解的。和國內民族市場領導勢力沒有聯系的穿青是參加不了這新興勢力的。這個領導勢力是漢人中的買辦資本和民族資本，他們通過不等價交換榨取利潤。穿青地主剝削來的農產品不值錢了，穿青農民所受到的剝削和壓迫加重了。

就在這個時期，納雍、織金、大定，各地都發生着不斷的，大小規模的，穿青和穿藍地方性的械鬥。

也就是這個時期，到處可以聽到穿青罵穿藍是「野狗精」，穿藍罵穿青是「通背猴」。例如大定貓場上在民國二十年出現這樣的標語：「沙地來了一隻猴，上街下街隨你遊，貓場自有真人在，殺盡你這一羣猴。」而另一方面也貼語「貓場出了一條狗，上街下街落你

手，老子施威給你看，殺盡你這一羣狗。」接着發生了流血事件。

在這個時期穿青和穿藍的矛盾顯著和突出了。這是新興資本主義商業所帶來的矛盾所引起的。矛盾的雙方實際上是被排擠在新興商業勢力之外的鄉間穿青地主和城市裏控制着這地區輸出和輸入的穿藍商人。穿青地主發動鬥爭的動機是在於他們所剝削來的農產品（包括鴉片）在市場上賣不起價錢，本來已被他們所佔有的剩餘價值，通過市場上的貿易，大部分轉移到了穿藍商人手中去了。他們不甘心。而且，城市裏穿藍商人手上錢多了，不能在商業裏找出路，回到鄉下來買土地，更直接威脅了鄉間穿青地主的封建利益。他們利用了穿青這個移民集團傳統的鄉土感情，和利用了穿青農民對日益增加的剝削和壓迫的反抗情緒，鼓動羣衆，促起穿青之間的械鬥。械鬥的觸因常常是街上偶然的口角。參加械鬥的常是鄉下趕場的穿青和場上的穿藍，鄉間的穿藍大多不參加這種鬥爭。

十一 穿青地方性特點的消失

穿青和穿藍的這種鬥爭，結果是否使穿青地方性特點更加發展起來，成爲民族特徵的萌芽？沒有。相反的，他們原有的地方性特點，就在這五、六十年中漸漸消失了。

穿青很明白的告訴我們，他們放棄老輩子話，三把頭，並不像苗家的被迫改裝。這些改變是穿青人自己搞的。他們說：出外走走的人，覺得這些傳統方式吃不開，回來就提倡改裝。還有說：孫中山先生提倡放腳，穿藍已不纏小腳，穿青也該改頭，不要再梳三把頭了。在交通方便的地區這種情況更爲顯著。大定有若干穿青地主還在民國初年就要他們婦女改梳平頭，不要她們穿大袖滾花的上衣，甚至要他們的女兒裹成小腳，嫁給穿藍。有些把五顯壇都送出了門。

這種傾向是不是和在街子上不斷發生穿藍械鬥的現象相矛盾的呢？如果我們把這許多現象看作是漢族從部族進入近代民族（即資產階級民族）尚未完成的過程，那就不會覺得是矛盾了。

穿青原是在明初封建時期從漢族這個部族中分離出來的一部分，是一個具有地方性特點的移民集團。他們雖則是移民的前鋒，在彝族土司統治的地區邊緣上居住了相當長的時期，又在土司勢力剛被削弱的時候，進入了水西的腹地，和漢人聚居區會有過疏遠，但是在政治上還是一直受到漢人的庇護，經濟上也維持着一定的聯系，並沒有完全割斷過。他們所接觸和進入的水西地區，在早期尚在奴隸末期和封建初期，他們在生產技術上和生產關係上都是比較先進的。他們沒有受到彝族的深刻的影響，一般連彝話都不會說。他們在這個比較閉塞的山區裏發展農業生產和封建的地主經濟。但是近百年來外邊的漢人却又向前發展了一步，資本主義經濟開始萌芽了。中國進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就在這個時期，漢人從封建主義地方割據的部族時代向近代民族發展。國內民族市場的形成，在清末民初，把水西地區的自給自足的經濟打破了。部族時期遺留在邊區的移民集團這時不可能再維持他們的獨特性。他們和外界聯系的日益密切使他們自動的放棄了地方性特點，成爲漢民族的一部分。但是這個過程並不是沒有挫折的。當時形成近代民族的領導力量是資產階級。他們受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支配，要壟斷國內民族市場，榨取最大的利潤。他們排斥當地經濟勢力參加到剝削集團裏來，於是引起了鬥爭。這種鬥爭並不使

地方經濟勢力更向割據的路上發展，而相反的，是朝放棄地方主義的方向走。因為這樣他們才容易和外界取得密切聯繫，不致更受排擠。所以結果也是放棄地方性特點，從部族割據進入近代民族的形成過程中去。

穿青近百年所經過的歷史就是這樣。

十二 穿青和穿藍在發展上的不平衡

地方性特點的消失並不是說穿青和穿藍事實上已沒有差別。他們在社會、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地位並不是相等的。因為有着過去這一段歷史，他們在發展上是不平衡的。

上面已說過在歷史上穿青的社會地位較低，遭到穿藍的歧視。解放後雖已基本上改變了這種態度，但是殘餘的心理還是存在的。

重要的是城鄉區別所形成經濟上的不平衡性。穿青主要是農民，農產品的生產者。他們沒有商人。過去穿青的經濟一直是受着穿藍商人所剝削和控制的。即在封建經濟中穿青、穿藍雖都有地主，經濟勢力上也不是相等的。穿青的地主是從土地剝削中產生的，而穿藍的地主是從官僚和商人起家的。官僚有勢力霸佔土地；商人有資本，收買土地。所以穿藍的地主佔有的土地多，勢力大；穿青的地主，數目不少，而土地却少。

政治上的情況也是如此。上面已說過，穿青過去做官的人是極少的，據說有一個人當了縣長，但沒有到任便撤職了。如果和當地穿藍相比，太相懸殊了。穿藍中丁家，誦家都出過大官，有做到總督的。在當地政治勢力上，穿青也總是在穿藍之下。解放後，政府雖已大力培養穿青幹部，但比例上還是不足，更少在外面服務的機會。

經濟和政治地位比較低落，在文化發展上也受到影響。穿青過去雖也有舉人和秀才，但數目遠不及當地的穿藍。民國初年起穿青上層曾辦學校，增加了穿青受教育的機會，但是穿青的知識分子出路狹小。有許多人只能去學做道士，以致有人指出，穿青道士多。而當地的穿藍呢，有科學家和大學校長。

穿青和穿藍在發展上的不平衡也加強了穿青對穿藍心理上的隔閡，而感覺到過去受壓迫。

十三 穿青對民族成分問題的態度

穿青在解放後對民族成分問題的態度正反映了上述的歷史過程。他們大多數羣衆的態度是並不否認自己是漢人，但是和穿藍一起沒有區別的都被稱為漢人，覺得不願意。堅持不願當漢人的是少數，大多比較偏僻的地區。聚居區邊緣交通方便的地方很多穿青已報了漢族。穿青在過去並沒有否認過自己是漢人。

我們所搜集到的證書，沒有例外的，把漢人中有名的人物作為自己的祖先；比如張氏可以聯上張良、張飛；比如劉氏，可以聯上劉邦、劉備。這種情況在苗人和彝人中是不易見到的。

在歷史上凡是發生民族鬥爭時，穿青總是在漢人一邊的。在吳三桂和水西戰鬥中，他們站在水西一邊，那是因為這次戰爭還包含着明

朝遺民和清朝的鬥爭。就是這樣，在傳說中，穿青還要聲明是出於不得已。

從當地少數民族對穿青的稱呼看，也是沒有例外的被看成是漢人中的一部分。

日常談話中，穿青都是很自然地不把自己歸在少數民族範疇中。比如問：這裏有那些少數民族？他們的答語中很少把穿青數在裏面。穿青過去也從來沒有自覺另外是一個民族或部族的單位。他們這個集團並沒有一個自己承認的名稱。穿青這個名稱原來認為是別人對他們侮辱的稱呼。過去絕不能當面問對方是不是穿青。我們知道有不少地方穿青和穿藍爭着做「真漢人」。「穿青穿藍是一家」的說法在青藍雜居的農村中是很普遍的。

解放後，黨和政府執行民族平等政策，並且大力幫助各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發展起來。水西地區原是多民族地區。民族政策的貫徹，鼓舞了這地區在歷史上曾經深受壓迫的各少數民族，他們紛紛的公開他們的民族名稱，要求在民族大家庭中得到應有的地位。這是我們民族政策的勝利。

這地區的穿青，過去也受到歧視，他們深切感到不平等的痛苦，他們擁護民族平等政策。看到其他過去受過歧視的少數民族站了起來，覺得自己也可以這樣。要求平等和反對歧視是完全正確的。但是他們並不明白民族這個概念，也不明白他們受到的歧視的性質。他們認為凡是被歧視過的人都是少數民族。

穿青原來並不認自己是漢人的，但是解放後，特別是在普選登記時，穿藍都報了漢族。穿青覺得如果也報漢族那就是否定了穿青和穿藍之間的區別了。那是他們不願意的。

也應當提到，解放不久，大定、納雍、織金的穿青地主曾召開過會議。因為當時他們聽說少數民族地區不像漢族地區一般要進行土地改革，所以醞釀和鼓動穿青要求少數民族待遇。據說「穿青族」的名稱是他們提出來的。這個名稱羣衆是不滿意的。

穿青一方面並不認是漢人，一方面又自稱少數民族，表面上看來是矛盾的。但是深入了解他們的心理，却並不如此。他們念念不忘的是穿藍和穿青的區別。這種心理實在是反映了過去鬥爭的歷史和發展上不平衡的現實。如果承認了這個事實，而予以適當照顧，他們作為漢族中的一部分是並不難於接受的。

我們在調查中接觸到各階層的人，大多數願意稱為漢人，但是有條件的。有的說：「穿青是漢族中的少數民族。」有的說，「穿青是古漢族。」有的認為被圈在漢族之外是不好的，但是在漢族之內如果和穿藍一般待遇也不好。我們體會大多數的意見是這樣：穿青、穿藍的區別不應抹煞，穿青必須加以照顧才能發展，如果穿青一旦認為漢人而會和穿藍一般待遇，那是他們不願意的。

在交通方便的地方，事實上不平衡發展的情況已經不存在，大多數穿青堅決自認漢族。他們已經報了漢族。這一部份人數估計很不小。在偏僻的山區，和穿藍隔閡較深的地方，也有堅決不願稱為漢族的。

十四 結論的重提

根據我們的調查，結論應當是：穿青是漢人，不是少數民族。

關於貴州西部若干較小的民族集團初步調查資料彙綜

在畢節、安順兩專區，我們接觸到了南京——龍家（亦稱農或儂家，三四，六八二人，人口數根據普選登記，包括全省，下同），蔡家（八，八〇五人），盧人（舊稱六額子，三，六一五人），革佬（二〇，三五九人，畢、安兩區共一四，六九九人），白兒（三〇人，據調查了解水城、納雍有幾萬人），七姓民（四六〇人）羿人（登記中無此種名稱）。「『里民子』即穿青係漢人，屯堡人亦係漢人，湖廣人（亦稱喇叭）三一，二二一人，主要在興義專區，未調查，所以都沒有列入。」關於他們的民族成分問題曾在不同程度上做了初步了解，得到一些資料，在此彙綜，以供參考。

一 語言情況

1. 不論那一種人，除個別情況外，現在一般使用貴州官話的漢語，純熟程度有不同。
2. 有些還使用自己民族語言，如革佬、蔡，但都有一部分人已不會說。有些已不使用自己的民族語言，但還有人記得幾百個詞彙，並且知道怎樣說，如龍家（據說祇近一二十年來才不使用）。也有已不能說，祇記得幾十個詞彙的，如盧人。有些祇會說漢語，不會說其他語言，如白、羿。
3. 龍、蔡、盧所有民族語言同屬一種獨立語言，它們之間祇有小的方言上的區別。革佬語也是一種獨立語言，內部已找到四種方言。
4. 南京——龍家中有人（大頭、馬蹬中一部分）會說不完整的彝語，也有不會說的（白南京）。蔡、七姓民中有會說彝語的。革佬中有會說彝語的（水城的革佬），也有不會說的（佔佬）。這些會說彝語的也都會說漢語。

二 社會經濟情況

1. 居住上都是大散小聚，幾家幾十家聚居在一起，這種聚居的村寨還可以有別族的人家雜居在內。這些村寨分散在其他民族的聚居區內。也有幾家幾家地散居在其他民族聚居的村寨內。

2. 同一種人可以分散得很遠，但還可以有社會聯系，甚至很密切。過去一般多在自己人中通婚。對外發生事故時，內部團結強。和漢人過去有隔閡，發生矛盾時，這許多種人是互相同情和支持的。

3. 大多內部有小單位，小單位之間還分出等級，等級不同的不通婚姻。（下面所列舉小單位的名稱中有些是異名同實。）

南京——龍：黑、白、上路、下路。倮倮、大頭、馬蹬、狗耳等；

蔡：黑、白、青 上水、下水、捍毡、抓抓、大頭、乾喬巴、老虎、倮倮、削角（寫果）、剪刀等；

盧：黑、白；

草佬：打鐵、紅、猪屎、被袍、打牙、花、剪髮、銅圈、水、土等。

4. 都從事農業生產。

技術好，占好土地，有大地主的，如南京——龍、盧、白；

技術不好，土地差，靠付業的，如蔡（打毡子、放痘），草佬（打鐵），這些付業都是傳統的特長。在這地區是有名的。

5. 都缺乏內部經濟聯系，由於居住分散，共同經濟難發展。

三 歷史情況和問題

1. 除了白、羿歷史線索還不了解外，其他都有少數民族的底子。有的和漢人聯合在一起（南京——龍），有的吸收了漢人（盧），有的已有部分變成了其他民族（草佬、白），有的變動情形較小而已日趨衰亡（蔡），有的是其他民族分出來的一部分，但已起了一定變化（七姓民）。情況是複雜的。

2. 按語言情況來看：龍、蔡、盧有同一語言，祇是方言區別。可能原是一種人，後來分出來的三支，成了三個名稱不同的集團。但什麼時候和為什麼分的都不清楚。他們中有趙、謝、宋等大姓，而這些姓在歷史上都會是這地區一帶某種性質的集團的名稱，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線索。如果要了解他們的歷史，至少必須把這地區，包括黔西南在內，從唐代以來的變遷情況搞清楚。限於時間和材料，我們對這個問題沒有繼續深入。

革佬語言經過這次調查可以肯定是一種獨立語言，糾正了過去認為可能是侗台語系的推測。這對貴州，甚至西南，民族歷史研究提出了新的問題。配合了這次調查中所發現的新石器，以及羣衆報告曾在革佬墳中常常掘出銅器等線索，使我們認為對於革佬進行有系統的研究，可以解決貴州古代歷史中的重要問題。

3. 根據現有材料看，南京——龍家的歷史基本上是這樣的：龍家是當地的少數民族。明初成祖奪建文帝位，有一部分忠於建文的臣子不願受成祖統治，逃入水西土司地區，「以夷變夏」，隱蔽起來。他們依附龍家，改變原來的風俗習慣，去原姓，對外自稱龍家。但事實上却保持了自己的集團，力求不和少數民族，包括龍家在內，相混；不通婚，保存暗姓和寶器（祖傳的印笏等），加強內部的團結。集團還分上下層，有等級區別，也不通婚。「南京人」這個名稱是近百年，有人說是近幾十年，才出現的，因為政治上已不再需要隱蔽了。